

藏

書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

大將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

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氏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  
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爲水衡都  
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  
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  
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是時光  
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  
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  
不敬是後羌人笏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  
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

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豹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

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連他種空及赤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善鄯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空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何也黠皆斬之

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憂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夜

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傷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數相責曰。語汝亡

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  
壹鬪而然。可得邪。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  
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  
中。都尉卽畱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乃遣歸。告種  
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充國計欲以  
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乃擊之。時  
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  
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  
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



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  
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今虜朝夕  
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  
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  
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  
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卽分出雖不能盡誅置奪  
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  
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  
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

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出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卽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開闇昧之過，隱而勿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宐

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勅讓充國。充國旣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安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師。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  
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  
臣愚以爲其計嘗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  
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  
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  
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  
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  
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  
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大馬

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歿骨不朽亡所顧念獨  
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  
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  
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  
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  
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  
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院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  
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  
之則還致歿於是虜赴水溺歿者數百降及斬首五

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  
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  
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  
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  
皆爭之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  
也語水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  
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  
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  
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

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卽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  
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  
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  
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  
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  
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  
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  
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  
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



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爲逆是旣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橐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

人。畱。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宐。不。久。矣。從。今。盡。  
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搆。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  
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  
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  
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  
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  
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  
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  
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巨。損。非。所。

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乎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

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  
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  
國秦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  
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  
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而其言常  
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以破羌強弩將早數言當  
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  
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  
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十餘級而

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目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羗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空歸功於二將軍。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

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歿，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離、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離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生君，置金城屬國以處羌。降詔舉可護羌校尉者，初破羌將軍武賢

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卬道車騎將軍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壯侯充國初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卽充國

圖畫而頌之

李生曰充國武賢雖同歸復故官然公爵位極矣安得全不爲辛子謀乎浩星賜之言千載不可易也兵事不必盡言武賢決當荐用決不宜使之徒勞而無賞也是皆公之知有已不知有人處故未善

○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好書博達而善屬文家貧異了眼旬貨無節素不爲州里所稱獨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才勃舉湯湯待



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

稀服小斷千古如一

削戶二百會葬因賜諡曰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

中三用不符他

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

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

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

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

還卽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

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

初元四年郅支單于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

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  
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  
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  
郅支數借其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  
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漢遣使  
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郅支輒困辱使者不宥奉詔  
而因都護上書言因兒願歸計強漢遣子入侍其驕  
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沈勇有  
大略既領外國卽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

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鄯支單于威名遠聞。數侵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千言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湯湯怒。按列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

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  
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因上䟽自劾奏矯制陳言  
兵狀卽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  
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  
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  
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  
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  
四百六十人得其所掠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  
其牛馬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

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  
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  
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  
卽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  
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  
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  
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  
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  
報延壽湯因讓之曰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

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  
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  
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  
里止營傳陳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爲漢內  
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復還曰  
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乃被甲城樓上諸闕  
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  
人頗歿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  
與相應平明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歿軍候

假丞杜勲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䟽請縣頭橐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到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懸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甚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懸

自放而不知吳傷哉

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  
姝妻延壽。延壽不取。丞相御史亦惡湯矯制。言湯所  
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諫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  
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  
滅萬里振旅。空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諫反逆收繫。  
按驗是爲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  
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顯中臣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  
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  
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



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  
曰。到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  
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也。今西域都  
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長。搃城  
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塞歙矣  
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  
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懾伏。莫不懼震。昔周大  
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故吉甫之歸。  
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

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社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虜獲駿馬三十四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郵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雷

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  
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  
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  
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  
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  
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  
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乃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  
爵關內侯成帝卽位丞相衡復奏前事湯坐免旣又  
以他事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

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億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

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而乃以言事爲罪。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宐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

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  
將軍王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召問上召湯見  
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sub>可</sub>屈可、伸、湯入見有詔  
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  
小臣罷廢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  
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  
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  
當一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  
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

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乃至、所謂報  
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  
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  
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  
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  
府事一決於湯、湯後又坐事徙敦煌、敦煌太守奏湯  
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  
議郎耿育因寃訟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  
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

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會其寢疾，然猶垂意不  
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  
只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  
皇帝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  
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  
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  
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  
虜所笑。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  
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



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補切之世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哀哉。李卓吾曰：詳劉向

谷永耿育二書則知腐儒如匡衡輩徇私忘國妬賢嫉能蓋千萬古一律矣有志之士是以長守賤貧抱關擊柝而不悔也

○寇恂

寇恂上谷昌平人初爲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其爵位恂從耿况迎使者上其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乃勒兵

使者上其印綬

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恂曰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

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至，恂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及王郎起，遣將狗上谷急。况發兵，恂說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公尊賢下士，可以歸附。况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反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况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偏將軍。恂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光武南定河內，而更

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光武謂鄧禹曰：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公謹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可也。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疋，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蘇茂、賈彊將兵三萬度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

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光武乃大喜曰吾固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因上尊號於是光武卽帝位時軍食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尚書升斗以廩百

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  
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  
破蘇茂威震鄰國此讒人側目之時也昔蕭何守關  
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無  
乃當以前人爲鏡戒乎、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  
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恂  
固請、帝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爲軍  
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軍、建武二年、拜恂、潁川太守、  
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戮之、

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劔之恂知之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廉頗者爲國也乃勅屬縣盛具供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徵恂恂至引見而復已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當聽朕分處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載結

友而去恂歸潁川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  
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  
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從九卿復  
出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險阻  
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以相誑誤如聞乘輿南向賊  
必惶怖歸死卽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  
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乃畱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  
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



是河西道開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翼及漢軍  
還峻亡歸故營復助囂囂歿峻又據高平建威大將  
軍耿弇率大中大夫賈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  
歲不拔十年帝入關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遣恂奉  
璽書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  
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皆諫恂不應遂斬文遣其副  
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  
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  
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

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嘗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諡曰威侯。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一

大將

○班超班勇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處之少子也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辨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

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虎頭。燕頤。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空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已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

之曰。卿曹與我俱在西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禮敬。卽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當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後

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謝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焉。還奏實，固大喜。具上超功狀，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乃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帝欲益超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闐王廣

德新攻破莎車。雄張南道。匈奴又遣使監護其國。旣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騮馬。急索取以祠我。廣德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



堯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曰  
堯題本非䟽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  
之堯題見慮輕來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  
堯題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䟽勒將吏說以龜茲無  
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  
屬皆請殺堯題超不聽釋而遣之䟽勒好由是與龜茲  
結怨超因駐䟽勒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  
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  
䟽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卒單少拒守歲餘

肅宗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下詔徵超超發還䟽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腳不得行超乃更還䟽勒䟽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䟽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發䟽勒康居于闐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匡平諸國乃上䟽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

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  
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  
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  
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自孤守䟽勒於今五載胡  
夷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龜茲  
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  
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成禽以夷狄攻夷  
狄計之善者也又莎車䟽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  
比敦煌鄯善間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

漢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法  
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  
行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  
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  
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超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  
強宐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弛十萬故武帝妻  
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  
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  
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

小昆弥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闐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李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得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別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畱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而自與幹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幹謂超曰邑親毀君何不緣詔畱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

邑毀超故特遣之耳。超既發兵擊莎車，沙車陰遣使  
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節城，超乃  
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  
積半歲而康居又遣精兵救忠。是時月氏新與康居  
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  
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節城遂降超。後  
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  
詐降於超。超知其奸，僞許之。忠卽從輕騎詣超，超爲  
供帳設樂酒行，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

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詔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從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路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永元二年。月氏因欲求漢爲婚。超不許。

故怨超遂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來攻超。超見少皆大恐，超譬之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非有運輸，何能爲乎？我但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王謝前攻超，不下，鈔掠又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寶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尉，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



迤之超遂與尅共勝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  
使尅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屯乾成徐幹屯  
疏勒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殺都護懷二心其  
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十萬  
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先遣  
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耳卽  
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今賜王彩五百匹焉耆王  
廣乃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  
雖匈奴侍子實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

汝罪也。或勸超殺之。超不聽。曰：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賈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欲悉驅其人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密遣使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揚聲當重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

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歿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十里之間况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

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  
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  
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自  
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帝感其  
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  
陽拜爲射生校尉超素有膂疾既至病遂加帝遣  
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初超被徵  
以戊巳校尉任尚爲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  
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

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  
得已願進愚言妙託千口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  
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散今君性嚴  
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安蕩佚簡易寬小過  
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  
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  
徵如超所戒班勇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  
為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  
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

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  
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  
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  
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  
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勇上議曰昔  
孝武皇帝患匈奴強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  
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  
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  
事故匈奴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

諸郡城門書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度當時之宜，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也。臣愚以爲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

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  
路南疆鄯善干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  
便尚書等難勇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  
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  
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  
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  
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  
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  
其府藏續其斷臂哉故置校尉所以扞撫西域設長



史所以招懷諸國，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豈安邊久長之策哉？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廩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管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血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

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勇  
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  
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入於是前部始復  
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  
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  
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  
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  
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於是車師六  
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

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今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

○鄧訓

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顯宗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二三

千騎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  
其用至是燒當種羌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  
來至塞下欲脇月氏胡以攻訓訓擁衛稽胡令不得  
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  
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  
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懸絲髮今因  
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爲我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圍  
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無所得又不敢  
逼因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

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羌胡俗。恥病。來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鴈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迷唐欲歸故地。就田業。訓又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置於

筆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復追逐奔北一種  
殆盡迷唐遂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  
背畔迷唐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歿餘皆款塞納質  
於是綏節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  
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理城郭  
塢壁而已四年冬訓病卒官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  
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歿恥悲泣皆騎馬歌  
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  
牛羊曰鄧使君已歿我曹亦俱歿矣元興元年和帝

以訓皇后之父使謂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諡曰  
平壽敬侯訓五子隲京裡弘閭

○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少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兵  
討山越蒙年十五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之  
不能止歸以告蒙母母恚甚蒙跪而訴曰貧賤難久  
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於是  
母哀而舍之及長校尉袁雄薦之孫策策見奇之引  
置左右數歲鄧當歿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孫

權統事蒙從周瑜定荊州多畫策還拜偏將軍領漢陽今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肅時尚輕蒙因詣蒙飲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隣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宐而已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爲熊虎計安可以不豫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遂拜蒙母結交而別初權謂蒙曰卿今當途掌事宐資學問以自益蒙曰在軍常苦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涉獵以見往事耳蒙始勤學多所博覽後魯肅見蒙言議常



欲受屈乃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也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感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塢曹操竟不能下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又自蜀親至公安遣羽來爭三郡權

時住陸口使魯肅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舍蒙  
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有鄧玄之者  
郝普之舊也蒙欲令之誘普及被權書當還蒙秘之  
夜召諸將授以方略云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  
大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今左將軍  
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我至尊身自臨  
之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致命至  
尊復遣兵相繼乃欲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  
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明矣不移日而城必

破城破身，死何益於事而空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乎？度此家謂援可恃，故至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普懼而聽之。玄之乃先報蒙，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矣。蒙委孫河以後事，卽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魯肅卒，蒙代肅西屯陸口，蒙知羽驍雄，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以荊州借備，且爲曹操

尚存宜相協輔與同仇蒙獨密陳計策曰今在  
守南郡潘璋住白而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  
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  
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心腹待也  
權深納之及蒙代馬倍修恩厚與羽結好羽後討樊  
獨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乃密上疏曰羽討樊而多  
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也蒙嘗有疾乞分士衆還建  
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我大軍  
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遂

稱疾篤。權乃露檄。召家還。羽果撤兵。赴樊。權聞之。遂密遣蒙先行。蒙至淩陽。盡伏其精兵。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道。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至是。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遂垂涕斬之。

將軍中震慄道不捨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  
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府藏財寶  
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  
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  
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  
無鬪心及權至荊州羽自知孤窮乃走來城西至漳  
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卽父子  
俱獲荊州遂定蒙之謀也後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  
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

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邀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卽馳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嘗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

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  
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然其作軍屯  
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不拾遺其法亦美  
也蒙卒年四十二

○陸遜陸抗

陸遜吳人也孫權爲將軍遜時年二十一權以兄策  
女配遜以遜爲右部督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  
遜在取人民所在愁擾遜詣都言次獨稱式佳吏權  
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



白遜耳。權曰：此長者之事也。呂蒙稱疾還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惟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出其不意，可擒制也。蒙曰：羽素勇猛，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有大功，膽氣益盛，願卿勿復妄言。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作書與羽，羽覽遜書，有

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遜具啓陳羽可擒之狀權乃  
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公安南郡關  
羽就擒以遜領空都太守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  
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  
十一月也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  
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韓當徐盛孫桓等五萬  
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使  
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先遣吳班將數千人  
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

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  
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因  
上䟽曰夷陵國之西門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  
徒損一郡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且備前後  
行軍多敗少成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  
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諸將並曰攻備當在  
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  
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  
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

兵疲意阻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介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吳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

於天何干

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不應。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應？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足憂也。待吾計展，不救安東，安東自解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備旣住白帝，徐盛、潘璋等各表言：備必可擒，權以問遜。遜以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奸心，不可遂還。未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嘉禾五年，權北

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空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矣。又已守要害之處。兵衆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舟出。遜

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逼赤烏七年遜代顧雍爲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子寄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畱宿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及太子有異議遜屢上䟽極諫旣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吳粲又數與遜交書致歿于獄以故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因憤恚而卒年六十三陸抗遜之子也遜卒時抗年二十孫皓卽位拜抗都督西陵諸軍事鎮樂鄉鳳皇

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部分  
諸軍令將軍左奕等徑赴西陵敕諸營更築嚴圍自  
赤谿至故市內以闡圍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  
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  
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築圍以敝士民之力乎抗  
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  
抗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  
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  
祜便率師向江陵諸軍咸謂抗不空遽上抗曰江陵



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羣夷皆復擾動所憂殆難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走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行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其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詣西陵抗令張咸固守江陵城令公安督孫道巡南岸禦祜水軍督雷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

自率三軍馮圍對肇將軍朱喬管都督俞贊亡計  
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嘗慮夷兵素不簡  
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  
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師擊之矢石兩下肇  
衆傷歿者相屬經月肇遂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  
聞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可分于是但鳴鼓戒衆  
若將追肇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騎躡之  
肇大破敗祐等皆引兵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  
及其大將吏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處之如常抗與羊

祐拒僑札之好、抗嘗遺祐酒、祐飲之不疑、抗有疾、祐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于今、吳晉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䟽云、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旣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沉舟、順流舳舻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郡以救倒懸、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遂卒、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也、泰始中將與伐吳之役、

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故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木其普告州郡有壯士秀異才力傑出者悉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兗州舉隆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何如余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

下威德醜虜不足滅矣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謂不宜橫設賞募帝弗聽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固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隆曰臣當忘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充給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因聽其選并給隆二年軍資隆遂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衆萬計乘險遏隆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

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  
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  
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  
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  
召羣臣言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假節宣威  
將軍隆到武威虜大人猝拔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  
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  
等與樹機能戰斬之涼州遂平太康初以隆爲平虜  
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將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

平時南虜成突，每爲邊患。隆至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向田者。虜不知備，遂爲隆所破。畢隆之世，不敢爲寇。太熙初，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洛陽太守馮詡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於是召隆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卒於官。

○西魏韋孝寬

韋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孝寬沈敏和正，涉獵經史，累

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空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又爲落燼燒迹若大下書者還令謀人送至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嶠澠遂清大統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十二年高歡傾山東之衆西入先攻玉壁連營數十里直至玉壁城下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孝寬更縛木接之



令極高高歡使告曰縱介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介  
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文具晝夜不息  
孝寬掘長塹簡戰士屯塹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  
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便下柴火以  
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卽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  
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亦莫能抗孝寬令縫布爲  
幔隨其所向布懸空中車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  
灌油加大欲以燒布焚樓孝寬使作長鉤利刃大竿  
一來以鉤刃遙割之城外又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

公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孝寬隨其崩處豎木柵以捍之敵終不得入歡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期之間卽須救援適憂衆有不反之帝上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及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

賞孝寬弟先在山東被鏃至城下臨以白刃曰若不  
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士卒感勵人人懷死  
難之心矣歡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五智力俱困  
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忿恚遂殂宇文泰嘉孝寬功授  
以驃騎大將軍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  
里置一土堠經雨輒毀孝寬臨州勒部內當堠處但  
植槐樹旣免修復又便行旅泰後見之歎曰豈得一  
州獨尔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  
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子謹平

江陵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三年泰北巡命孝  
寬還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皆  
爲盡力故齊國動靜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盆孝寬  
寄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  
之俄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  
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而地入於齊孝寬  
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  
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  
成此城十日卽畢彼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

日偽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弑之聞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各何辦矣乃令築之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以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宜陽被圍孝寬謂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計必若棄嶺東來圖汾地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葦平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及歲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亮

率數千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云宜陽小城久勞  
爭戰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  
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彼圖我棄取償安在  
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  
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  
汾晉之間橫屍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被敝之人  
竊爲君不取也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  
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  
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明月光也入言高山

不摧自崩。斨樹不扶自豎。今謀人多齋遺。親祖孝徵。聞而更潤。色之光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上疏陳三策。武帝從之。乃重幣聘齊。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孝寬之謀也。三策文多。故不錄。然甚可觀。薨時年七十二。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在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及其成事。方乃驚歎。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末年雖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